

据美国《纽约时报》近日报道,21 年前,西班牙马德里大学法律专业的学生安东尼奥·梅诺·奥尔特加,在一次鼻部整形手术后变成了植物人。他的父母在散尽家财为其“讨说法”而无果后,在西班牙司法部门前搭建窝棚,向过往行人讲述自己的不幸遭遇,以引起重视。

10 月底,西班牙最高法院对梅诺的案子进行重审,梅诺的父母正焦急地等待判决结果。他们能等来想要的结果吗?

儿子整容整成植物人

# 一对西班牙夫妇的 21 年“上访”

帅气大学生

整容整成植物人

西班牙首都马德里的圣贝尔纳尔多大街上,有一个用蓝色遮雨布搭成、外面贴着很多标语的窝棚,隔街立在西班牙司法部大门对面,看上去相当“扎眼”。

这个窝棚并非“私搭乱建”,实际上,它手续齐全,是经过马德里市政部门批准的。它的主人是现年 66 岁的安东尼奥·梅诺和其 65 岁的妻子胡安娜·奥尔特加,以及他们 42 岁的儿子安东尼奥·梅诺·奥尔特加。

要探究这个窝棚的由来,还得从 21 年前说起。

1989 年,安东尼奥·梅诺·奥尔特加是马德里大学法律专业的一名学生。爱好登山的梅诺是一个标准的西班牙美男子,身材壮硕,眉目周正,是很多女孩子心目中的白马王子。

当年 4 月,在一次登山活动中,梅诺失足摔伤了面部,鼻子严重受损。为了日后能够正常生活及工作,伤好后,梅诺决定做鼻部整形手术。

当年 7 月 3 日,梅诺在马德里市名为“我们的美国女士”的整形医院做了鼻部整形手术。单从手术

后鼻子的外观来看,手术是成功的,但问题是,这次手术在安全方面出了问题。

虽然已是 21 年前的事了,但胡安娜在谈及当时的情况时,仍是泪流满面。“那天上午 10 点 45 分,医院要我离开手术室,当时他(梅诺)还是好好的,可手术后就昏迷不醒了。”

见儿子没了知觉,胡安娜慌了手脚。这家整形医院以不容置疑的口吻表示,梅诺“在手术中突然呕吐,以致引发严重休克”,他的昏迷“与医院没有任何关系”。由于情况紧急,胡安娜来不及跟医院争辩,叫了救护车把儿子送入一家公立医院。

梅诺在公立医院里呆了好几个月,虽然命保住了,却永远不能再像以前那样行走自如了——他成了植物人。

为“讨说法”

散尽家财

把儿子送入公立医院后,胡安娜和丈夫安东尼奥询问了儿子手术时的情况,咨询医生后,他们认为这是一起医疗事故,于是请来律师,对“我们的美国女士”医院提起诉讼。

1993 年,马德里市刑事法庭判令该医院赔偿梅诺 140 万美元。但该医院不服判决,上诉后,这一赔偿判决被推翻。对此梅诺的父母

不能接受,他们又把官司打到民事法庭,但依然没能拿到赔偿。

为了打官司,胡安娜夫妇受尽了煎熬。他们的生活原本不错,拥有一家水果店和一家面包店,有属于自己的住房。但为了给儿子打官司,水果店的生意一落千丈,不得不卖给别人,接着把住房也卖了。

“好在我们还有一家面包店,留给另外 3 个孩子经营,如果卖掉,我们全家就会陷入绝境。”胡安娜说。

今年 10 月下旬,西班牙最高法院重申了这一案件,名叫伊格纳西奥·弗雷德·加西亚的医生提供了新的证词。加西亚是“我们的美国女士”整形医院的医生,他认同胡安娜夫妇所言,即梅诺变成植物人是医生的玩忽职守造成的。加西亚透露,手术没完成时,医生被临时叫到另外一间手术室,留下打了麻醉剂的梅诺无人照看。更要命的是,医生临走时还顺手拔掉了氧气管,导致梅诺缺氧窒息,最终变成植物人。

儿子的不幸,开启了胡安娜和丈夫长达 21 年的“炼狱”之旅。21 年间,无论他们多么努力,想要的结果却始终没有出现,他们为打官司欠下近 55 万美元的债务。

正义何在

在昏迷中吗?

申诉无门,负债累累,无家可归……这一切逼迫胡安娜夫妇到司法部大门口“蹲点”抗议。他们决定在司法部大门对面搭个窝棚,向过往行人讲述自己的不幸,以引起重视。

了解情况后,马德里市政部门批准了他们的请求。就这样,在去年夏天,安东尼奥用遮雨布搭起了一个十几平方米的窝棚,窝棚里摆放着最简单的生活用品,睡觉时,3 个人挤在一张床上。

窝棚最引人注意的是,在它外面贴满了标语,其中一幅上面写道:“正义何在?在昏迷中吗?”

除了在窝棚上张贴标语,胡安

娜还用轮椅推着儿子,手举标语,在司法部门外抗议。对于她的行为,马德里市政府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“在马德里市,还从没有人像我们这样做,所以他们或许还不知道该如何应对。”胡安娜说,“但我相信每个人都明白,我们应该受到公正对待。”

当地媒体对他们的抗议行为多次进行报道,今年 10 月提供新证词的加西亚医生,就是通过媒体报道才知道他们的处境。加西亚说:“我本来以为他们已经拿到了赔偿,可今年上半年的一天,我偶然在报纸上看到他们一家寒酸的栖身之所,不禁大吃一惊,才知道原来事情不那么简单,所以当需要我作证时,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。”

有媒体记者问胡安娜要在司法部门前呆多久,她表示,除非为儿子讨到了“合理的解释”,否则她一直呆在这里。

梅诺已在床上躺了 21 年,胡安娜几乎寸步不离地照顾了他 21 年,其中的艰辛可想而知。“他已经 42 岁了,可我还得像照料 4 个月大的婴儿那样照料他。”胡安娜说。

为了儿子

我什么都肯做

窝棚刚搭起时没有电,安东尼奥与旁边的书报摊老板达成协议,牵了一根线进来,一家三口才告别了“史前时代”。窝棚面积不大,一个灯泡足以照明,晚间置身其中,连贴在“墙上”的圣母像也看得真切。那是朋友们送给他们的,胡安娜说,这张画像让他们全家“坚定了信念”。更为重要的是,有了电,他们就可以在冬天使用电暖器了。

窝棚一进门处摆放着一张小桌子,上面有梅诺手术前不久拍摄的照片,照片中的梅诺神采奕奕。再看如今躺在床上的梅诺,面部呈扭曲状。胡安娜跟他讲话时,他的眼睛眨个不停。“我们至今都不确定,他这样做是否表示听懂了我的话,或者从我的表情弄懂了我的意思。”胡安娜说。

梅诺床边堆放着许多成人用的纸尿裤,还有 3 个大水箱,那是母亲每天为他洗澡用的。水箱边上是一个便携式煤气炉,还有一个凳子,上面放着一些婴儿食品——由

于梅诺不能进食固体食物,父母只能给他弄些婴儿食品维持生命。

采访期间,安东尼奥坐在窝棚里的一张小凳子上,大部分时间低头沉思,偶尔说一两句话。他说,经常有一些好心人来看望他们,给他们送生活用品,也有人给他们钱,并说一些鼓励的话。一般情况下都是由胡安娜接待这些好心人,安东尼奥搬搬凳子、倒倒水。

当《纽约时报》记者问他是否考虑过放弃维权时,安东尼奥很激动,语速很快地说:“为了儿子,我什么都肯做。做父亲就意味着要付出一切,包括在最困难的时候坚强地与家人站在一起。”

他们能等来

一个好结果吗?

每天早晨,胡安娜都要写新的标语贴在窝棚上,告知过往行人他们已在这里“蜗居”了多少天。胡安娜说,住在这样的地方是“真正的挑战”,夜间街道的嘈杂声时常让他们不能入睡。

虽然有诸多不如意,但胡安娜并不后悔当初搬到这个窝棚里来,因为这让他们接触到了很多“不可思议之人”,其中包括或许能对他们打赢官司“起决定作用”的医生。

一个市民看到关于他们一家的报道后,专程赶来表示慰问,还向他们“支招”称,马德里市有个“医疗事故受害者协会”,专门帮助那些医疗事故的受害者。胡安娜查到了这个组织的联系方式,并向他们求助。

“在那些大人物,有权有势的人眼中,我们只是打官司的人。他们从来不会对我们施以怜悯。不过好在还有普通市民同情我们,为我们出谋划策。我们已经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与重视。”胡安娜说。

在“医疗事故受害者协会”的帮助下,更多媒体对梅诺的遭遇进行了报道。该组织还为他们一家联系了慈善救助,并向马德里市司法部门反映了他们的情况。

马德里市卡洛斯三世医院的医生胡安·艾米利奥在电视上看到胡安娜一家的遭遇后,赶到司法部门前为他们送上蔬菜及现金。艾米利奥让胡安娜在了结官司后带梅诺到他们医院去检查,看有没有康复的可能。

西班牙最高法院将于 11 月对此案进行判决,目前胡安娜和丈夫正在焦急地等待。他们能等来一个好的结果吗?

据《青年参考》

